

# 休闲方式

□ 合肥 日月

每个人都有自己休闲放松身心的方式,不同的人,就有不同的休闲方式。当然,我也不例外。我的休闲方式大致有两种:一是“静”,二是“动”。我一直以为,休闲方式千万种,但一定要适合自己,并能在休闲中修身养性、陶冶情操,且围绕一个健康向上、快乐无穷的主旋律而休闲。

我不是一个文化人,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行武之人。由于工作关系,天天要与文字打交道。也许正因为这一点,我先前的休闲方式很简单,喜欢在夜深人静时,伏案看看书、写点文章。看书,自然少不了得买书。那些年,只要一遇上休息,我就爱逛书店。我家附近三孝口一带的书店老板,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。就连出差到外地,也在空闲时去“淘”书。那时候,我的工资大部分花销都用在买书上了。我买了成套成套的古典文学、世界名著、中国历史……我买书,还有一个习惯,就是看版本,古籍类图书,我喜欢买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、黄山书社、三联书店的;文学类的,爱买人民文学、解放军文艺、长征出版社的。我粗略算了一下,前些年我大约买了2000多册图书,开始家里住房小,书没地方放,我就打包放在床底下,要看哪本书,我就拆开包,取出来看,看完后,再装进包里,换上

一本。后来住房条件好了,我就腾出一间作书房。在买书读书的同时,还顺手收一点创刊号的报纸杂志,买一点邮册,闲暇时,欣赏一番,别有风味。这样我闲暇时,在书海中称得遨游,不仅从中找到了不少乐趣,同时也增长了不少知识,提升了我的文字功底。

随着年龄增长,我的眼睛开始有些老花,有时看书字会有些模糊不清,就改为户外活动。有时约几个朋友到郊外的河塘里,进行野钓,享受上鱼那一瞬间的成就感;有时还去看一些书画展,写些书画评论;有时也与几个朋友相伴,去爬爬山,到江河边散散步。

曾记得2008年7月间,我在四川参加对口援建,晚饭后,几个援友总喜欢一起到泯江边散散步,顺便在江滩上拣些奇形怪状的泯江石,每次散步,几个爱在石头的援友,都会弯着腰,在那仔细地寻找……但每次我总是不经意地会发生一些形状各异、品相好看的怪石,有像山水画的,有像飞禽走兽的……难怪援友们都称我为“石缘”。我呢,都会跟他们说着同样的一句话:叫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那时,我拣了许多好奇的石头,不管哪一位援友喜欢,我就相赠。唯有一块背上是一块乌黑石头,其形状酷似“龟”,且“龟壳”上还布有棱形“龟纹”,“龟”石下还衔

着一块乳白色石头。我把这块石头往水池里一放,援友们都以为我养了一只“龟”。这块龟石,我一直没舍得送人,而是带着它一起乘上飞机,行千里之遥,并请人制作一个精美的木托子,摆放在家中。

前几年,几位战友相约去舒城县看望老战友。我无意中在他家里的柴火堆里看到几个枯萎的树根,顺手拣起。战友一见都很纳闷,问我拣这些烂树根作何用?我说,这些树根,件件都是艺术品。当时,战友们没有一个相信我的话。可当我把这些看上去只能当柴火烧的树根带回,请人帮着稍加打理,果不其然,件件都变废为“宝”。我把这些精美的根雕,拍成照片,往微信朋友圈里一发,和我一同去的战友们见人爱,纷纷跑到我家,硬是从我手中“抢”去这些根雕艺术品。在他们心中,我只是一个懂得欣赏美,而不是一个独占美,并喜欢与大家一起分享美的人。还有一次,我与几个同事一起出差,途中在长江边休息一下,我借机到江边走走,拣了一个很不起眼的竹根,同事一见我手中拿着这脏兮兮的竹根,都感到十分好笑,没想到等他们到我办公室,看到书橱里摆着一只活灵活现的“海狮”时赞不绝口:“生活中,不是缺少美,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”

# 不思量 自难忘

——缅怀李友白舅舅

□ 合肥 莫欣

渡江战役70周年前夕,我应邀来到革命老区皖南泾县,参加县党史办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举办的“纪念泾县解放70周年座谈会”。我是作为新四军老战士、李友白舅舅的亲属受邀的。当地县领导说,他们没忘掉,那一年是我的舅舅带领部队飞渡青弋江,解放泾县的。

李友白是舅舅的化名,他原名叫胡家睦,1919年生,芜湖漕港镇人,家境优渥。1937年,18岁的舅舅从芜湖中学毕业,考取复旦大学法律系,却因日本人侵占上海,开不了学,遂辗转武汉、南昌。1938年1月,在黄诚、李步新引导下回到徽州岩寺,参加了新四军,同年3月入党。皖南事变时他因在芜湖执行任务而幸免,遂积极营救脱险的新四军战友,并搜集江南这边的情报送往江北白茆州。此后,舅舅奉调到苏中根据地,担任过如皋县委书记、地委特派员。1942年前后,曾执行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的指示,打入伪军,发展了敌伪中将、34师师长施亚夫为特别党员,以伪军上校、34师司令部参谋的身份与施一起深入南京政府搜集汪伪在苏中、苏北清乡的计划,把情报报告给地委和苏中区党委,制订反清乡的部署。之后还成功策反该师起义,经粟裕和陈丕显批准改编为苏中民抗纵队,舅舅担任参谋长、党委书记。后又调到华中7纵87团,参加了七战七捷。正因为有野战军的经历,组织上派他来皖南协助指挥沿江支队,地委书记胡明交给的任务是带领主力部队寻找战机,打几个大胜仗,扰乱敌人江防部署,动员和发动群众,迎接大军过江。当时沿江支队有一个主力大队,辖三个加强连,每连有三挺轻机枪,一门掷弹筒。大队长全胜仁、教导员金德培。舅舅当时不满30岁,脚穿自己打的草鞋,带领部队爬山涉水。他对这里的基层党组织和群众很熟悉,曾在这里建立党的组织,发展过很多基层党员,担任过芜湖地下县委书记。舅舅对这里的群众和山山水水有着特别的感情。

他和战友们依靠群众,指挥部队打龙门,攻新丰,迫使北贡里守敌举起白旗。又威逼青阳自卫大队在陵阳起义,改编组建了沿江支队二大队,任命了大队长吴举贤,副大队长陈文莹,教导员朱荣生。再出师拔掉焦村(太平)、宏潭(黟县)、郭村、乌石院(太平)、夏村(石台)等据点,一路势如破竹。在准备攻打石台县城时,舅舅和沿江工委书记、支队政委孙宗溶在泾县陈塘冲迎来了三野渡江侦察大队章尘同志。后又得知大军当夜就要渡江了,部队在逼迫三里店守敌投降后,向南陵县城

方向移动,准备迎接渡江大军,路上得到情报,敌192师正在往泾县方向溃退,可能会在泾县城负隅顽抗。这时,已传来江边隆隆炮声,部队群情激昂,决定追击192师,解放皖南重镇泾县城。舅舅指挥部队从田坊一路追击到孤峰,跨过青弋江,直逼县城。敌人往山里逃跑,留两个营守城,被我军一举消灭。泾县和平解放后,原泾县自卫团起义后接受改编,编为沿江支队三大队。此时,渡江战役已经打响,二野、三野大军已进芜湖城。不久,舅舅在泾县城里迎来三野首长谭震林、姬鹏飞、王建安,舅舅的老首长谭政委欣喜地说,这次过江顺利,沿江支队工作做得好,有力配合了大军渡江。

此后舅舅带领沿江支队三个大队的部队经芜湖到达当涂,与南下的部队会师,先担任当地县委常委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,不久后又调芜湖市警备区接任司令员,后又改建制为警备处长。1958年,舅舅被选送到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三年,六十年代初毕业后就担任海军工程、舰船修造部、海军装备部主要领导职务,被军内誉为海军装备创建元老。1988年荣获中央军委颁授独立功勋荣誉勋章。1987年,舅舅从海军装备部顾问、海军科技委副主任职务上离休。

舅舅总结自己的一生:“我是皖南芜湖人,出生在五四,成长在一二九,战斗在大江南北,建设在人民海军,老了在小康社会。”他深爱家乡,思念战友,皖南事变五十年时他曾重返云岭,感慨家乡巨变。90岁后,他独自写作百万字《值得回忆》,留下了珍贵的党史、军史第一手资料。

我从小与舅舅就有着特别的感情。他在战争中身体受损,没有自己的孩子,我退休后到北京带孙子,他都习惯地叫我的乳名“大宝”。我崇拜舅舅,他虽身居高位,却保持军人风范,腰板挺直,清廉自律。我参加工作,他要我做到“三不”:不抽(烟),不喝(酒),不赌(牌);我结婚,他给我们16个字:志同道合、同甘共苦、互敬互爱、白头偕老。2017年,98岁的舅舅和89岁的舅母还拍了婚龄70年的“白金婚”照。他的回忆录封面上有他的一句话:“我在中国革命斗争事业中只是一个很小的螺丝钉,在党的领导下做过一点工作,都要归功于党。”记忆中,在任何困难情况下,他总是教导我,要相信党。

去年6月3日,99岁高龄的舅舅在301医院走了。舅舅离开我们已经快了一年了,“不思量,自难忘”。舅舅的叮嘱牢记在心:不忘初心,传承红色基因!

# 一灯一世界

□ 蚌埠 徐玉向

天刚擦黑,母亲已张罗起晚饭了。家中唯一的煤油灯被母亲安置到灶台最上一格,待天全暗了下来母亲才从灶膛里取出豆秸点着灯。朦胧的水蒸汽从馏着馒头的锅上上升起,慢慢包裹着灶台上微弱的灯光,母亲的身影在这片光线中忽然高大起来。母亲吆喝我们把饭菜端进堂屋,她一手把着煤油灯一手端着碗筷引在前头。灯放定,人落坐,晚饭开始。饭后母亲举灯独自回灶台收拾。

我在院外直玩到一身大汗才肯循着窗下暖暖的昏黄的灯光跨进家门。堂屋门没有门,月光跟我挤进一片黝黑所在。西头屋透出一抹淡淡的亮光,我伸头一瞅,母亲正坐在床边纳鞋底。她左手握着鞋底,右手上锥子向鞋底上扎个眼后顺势把针从针眼处穿过去,反手一扯线接着再用锥子扎了下去。母亲见我进屋连眼都没抬一下,就这样一针一针地纳着鞋底,她要在入冬之前给家里人都添置一双新棉鞋。父亲伏在写字台上,他正给淮南的大姑妈回信。被窝里,弟弟已经睡熟。

写字台上靠床的一侧,煤油灯的火苗忽闪忽闪地跳动着,时而向上伸出一截,时而向左右两侧扭转。据说这盏灯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之一,原有个挡风用的玻璃罩,早不知去向,就连调节灯芯的旋钮也被一片中间用钉子打了孔的圆铁片代替,灯芯仅有半扎长荡在灯肚子的煤油上。整个煤油灯恐怕只有圆鼓鼓的灯肚子是原件了吧。母亲见我洗完脚上了床,就把手中家什搁在床头的箩筐里,伸头吹灭了煤油灯。夜像一个幽灵悄悄走来,零星缥缈的狗叫声伴着我沉沉睡去。

村里通了电之后,这盏煤油灯就被闲置起来,经过几次翻盖房子后终不知去向。这盏煤油灯像母亲手里的指挥棒,安排着我童年时期一家人的生活节奏,母亲就似煤油灯上的灯火,时刻燃烧着自己,用微弱的光芒照亮我们通向幸福的人生之路。

